

翠神 乾坤 文潔華

是青春把我們分作了兩種人，還是我們把青春驅走出身體，將自己分裂成二？

青春絮語

朋友以電郵傳來一幅照片，只附了一句：「無意中發現了舊照，我記得，那是在哪一年拍的？」我記得，那是在一九九四年聖誕，我飛到冰天雪地探望家人和他，大家高興地在那藍色的沙灘上，並肩拍照。在那一刻彼此都不知道在將來的歲月裡將會發生的許許多多事情。那是我最後一次跟祖母和姑姑相聚。他呢？翌年春天娶了一個比他三十年的女生，彼此因為人生階段與性向的差異，產生了不少的磨擦和爭執。他隨後調謝得很快，吵門、離婚，送上過半家產，脫髮，變了一個老頭兒，暴躁抑鬱。我當然也有我的故事。

超高音速客機

目前，從地球的一邊飛到另一邊，坐飛機大概需要二十小時。德國航空中心正研發超高音速客機，速度達音速二十四倍，預計二零五零年問世。若乘坐該客機由倫敦飛往悉尼僅需九十分鐘。按比例推算，香港飛倫敦僅需四十五分鐘。但發展超音速客機，主要挑戰是找出合適的客機設計，抵受升空穿越大氣層期間所產生的高溫。

青春因而應該燃燒，橫豎一切都會灰飛煙滅。還年輕的人應該驕傲，雖然青春是不勞而獲的，只要您能美麗經營。把「愚蠢」、「浪費」、「輕狂」的字辭留給那些身體日益拙重和自慚形穢的人來使用吧，他們蠻橫到了這樣的地步：明明自己做過走過的是同一樣的路，不過因為遺失和遺忘了青春，便當上人生的判官。

即使超高音速客機研製出來，因為製作生產成本驚人，機票售價也非常昂貴，估計達數十萬美元。這種新型飛機最後好像和法國的和諧式飛機一樣，因為乘客不多，最後停止營業。更重要的是，這種飛機會出現音障現象，起飛和降落的時候會產生巨大的噪音，所以，其起降的機場一定要遠離人煙稠密的城市兩百公里以上，這就注定了這種新型飛機的商業價值並不高。

距離：遠和近

從前讀宗白華的《美學散步》，對他所引的郭六芳詩《舟還長沙》印象極深刻，至今難忘：「儂家住兩湖東，十二簾簾夕照紅，今日忽從江上望，始知家在畫圖中。」那是距離之美，一個人在橋上看風景，換一個角度，有一段距離，才會明白在樓上看風景的人也在看你。

鏡子、水影、曲廊：「觀照萬物，那是觀看與鑑賞的距離，看景如看畫，如在鏡中游，要是轉換為朱光潛比較深入淺出的說法，大概是以「無所為而為」的精神，欣賞萬物的形象：「要見出事物本身的美，我們一定要從實用世界跳開。」

倒影、霧靄、煙波、燈光，一如窗前明月，一如「十二珠簾夕照紅」、「簾外雨潺潺」，即宗白華所說的「藝術」：古人戀愛透過窗戶、庭階、簾子、屏風、欄杆，亦作如是觀。

「近取譬」好懂，信手拈來，「霜葉紅於二月花」，「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皆為耳熟能詳的類例，「遠取譬」要經一番轉折，尤重意會，表面上比較不好理解，比如「二月春風似剪刀」、「銀浦流雲學水聲」，「落花猶似隸樓人」則介乎「遠」與「近」之間，《世說新語》說「白雪紛紛何所似」，一答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另一答曰：「未若柳絮因風起」，那倒要再問：何者為「遠」？何者為「近」？

平民百姓怎樣養老

隨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多子家庭出生的人步入老年，中國迎來了迅猛的老齡社會，如何養老成為一個嚴峻的話題。壽命更長，可能意味享受更美好的生活，也可能意味著活得更加辛苦。目前多數北京人是居家養老。很多六七十歲的兒女，艱難地伺候着八九十歲的父母，而作為獨生子女的父母，他們自己卻並不知道未來怎樣養老。獨生子女的父母不可能依賴兒女，多數都把希望寄托在機構養老上，然而現在想進養老院卻沒有那麼容易。

我想，原來人之間的差別這麼大！只要有錢有權，小時候能上好幼兒園好小學好中學，有病去醫院能享受最好的醫療待遇，老了還能享受最好的養老資源。富人跟窮人之間的鴻溝，好像一生也填不平。我問：住在那兒的老人，一定能得到很好的照顧了？朋友笑笑說：我看那兒很多老人根本不需要甚麼特殊照顧，實際上很多入住的人不過五六十歲，看來年富力強的，很多人自己開轎車出行，大院裡停着一排排的轎車。住在那兒該幹甚麼幹甚麼，也能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圖的就是公寓式服務的舒適、省心。

北京中檔民營養老機構的入住費用每月在3000至4000元之間，而北京很多企業的退休金每月只有2000元左右，事業單位的退休金也不過在3000至5000元之間。這樣的收入水平，讓多數普通工薪階層老人基本住不起養老院。居家養老是北京人的主要養老模式。在胡同、大院等居民區中，都能看到很多80歲以上的獨居老人。我家鄰居就有位80多歲的老太太獨居多年。她早年喪夫，看大了孫子，卻與兒媳不和。兒子一家買房搬走十多年以來，她就是一個人過活兒。因為退休前是工人，所以生活自理能力頗強，做飯、打掃衛生還都暫時沒有問題。不過有一次她自己裝燈泡，就從高高的凳子上摔了下來，結果摔成骨折，躺了好幾個禮拜才艱難地爬起來。她也打聽過一些養老機構，但問了價格後就說，我這點退休金可是住不起！前幾年老太太每月退休金不過1000多元，現在也不過剛近2000元。

發達國家是如何解決養老難題呢？比較典型的是日本。進入老齡社會的日本，早已以立法形式來保障公民的老有所養。1963年日本出台了《老人福利法》，之後不斷完善。這部法律的規定有：政府出資興建特別養老院，為癱瘓、臥床不起等體弱老人提供服務；強調社會福利的地方化和一元化，加強地方政府對老人福利的責任和職權等。1982年日本政府出台了《老人保健法》，規定70歲以上老人的醫療費由醫療保險有關方面共同負擔，並且強調老人居家養老以及居家護理。由政府出資培訓約10萬名家庭護理員，負責看護生活不便的老人。政府還普及了托老所，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短期入住、護理以及治療服務。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建造了低價的三代同堂式住宅，以方便後代照顧年邁老人。198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被稱為「黃金計劃」的《高齡者保健福利推進十年戰略》，要求地方政府積極建設和完善的各種設施。之後日本各地建造了很多的老年公寓、老人活動室以及老人醫院。1994年日本政府重新修訂了「黃金計劃」，新黃金計劃更完善了居家養老的社會服務，比如擴大了家庭服務員隊伍，增加更完備的各類老人服務設施。



養老成為一個嚴峻的話題。網上圖片

她說，那家養老院的條件實在太棒了！它位於環境優美的自然景區，建築外觀漂亮，內部設施精良，且是標準的公寓服務模式。每個房間都寬敞明亮私密，且方便服務人員到達。養老院裡有相當好的醫療條件，還有游泳池、健身房等各種健身娛樂設施。住進這家養老院，即能享受便捷、良好的服務，也能保證私人生活的自由與舒適度。我不由問：這麼好的養老院，每年的費用是多少呢？

我不得不由說：那麼，這個高檔養老院是給富人錦上添花，而不是為窮人雪中送炭的。朋友同意我的觀點。我想，在商業社會的市場經濟中，民營企業經營高檔養老公寓本無可厚非，有需求就有供應；可是在中國養老資源如此短缺的時代，有多少養老資源惠顧於普通百姓呢？極少。公立養老院收費比較合理，但條件好的普通百姓也根本進不去。比如北京第一福利院的條件極好，但是能住進去的大都是有權有錢有關係的，普通人進去極難。據說有7000人排隊等待入住，現在申請得排10年。最重要的是那兒不收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一些價格稍低的養老院，無論服務還是硬件條件都不盡如人意。有的七八個人住一間屋，屋中一股臭味，老人常被鄰床吵得睡不好覺。有時，這樣的養老院還不一定能進得去。不到萬不得已，一般人家不會把老人送進那樣的養老院，他們認為那是折老人的壽。看過一些養老院，多數

大約是四十年前，不知道是先看了《白毛女》的電影，還是芭蕾舞劇。當年都看得熱淚盈眶，感動不已。日前再看上海芭蕾舞團來港演出的《白毛女》，仍然甚受感動。我們這些經歷過民族苦難的老人，對於《白毛女》的故事，當然耳熟能詳。現在的青年人，對於舊社會農民的悲劇，可能所知甚少，產生共鳴的情感，就不易油然而生了。

付托終生，浦仍肯將掌上明珠下嫁？浦乃真君子，我可憐他有眼無珠為愛女選上這樣的未婚妻。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易慧戀妻一食心厚顏，不守信諾，多疑小器，遇上困難即一走了之。他一心以為鴻鵠將至，財色兼收（本來他真的是這樣幸運，一旦發現原來幸運是要付出代價時便連忙逃之夭夭，待得發現未婚妻原是美人又立時悔求和，這豈是大丈夫君子所為？我沒法喜歡移居易此人也。

我不明白白為女觀眾都會為這些男主角顛倒，大概她們都被扮扮俊美的戲曲才子迷著，又或慣性地迷戀男主角或才子，才忘記睜開眼睛看清才子的真正品性。舉例，劇中才子穆居易全家為奸人所害，成刀下亡魂，只有他是漏網之魚。世伯穆念慈故人之後，將美麗賢慧的二女雪雁許配，而沒有將憨態醜陋的大女雪雁嫁之。易表示沒有聘禮，浦攬他家資，分文不取之餘，更包辦婚嫁所有費用，並且邀請他回府居住。易不費一分力即財兩得，興奮得立即下跪喊叫岳父大人。豈料雁到訪易室，他誤以為浦欲以醜女妻之，立不辭而別。當他欲投奔的軍營途中，遇有一面之緣的浦友朱千歲，又立即接受宋所贈的盤川和名駒。再見浦時，他以「不獲功名誓不成家」的安語悔婚。到了獲取功名，再無藉口推搪時，又責怪媒人多事。最後人和好妻子。

時裝周而復始，每年兩次或三、四次世界各大時裝都會的女裝時裝周在米蘭、巴黎男裝展後推出。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漸次將亞太區首個時裝周發源地的光環拋棄，已無大作為；反而當年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一手促成的北京中國時裝周卻愈來愈興旺。論成熟程度，某程度上跟日本其時甚至今天的香港還有一點距離，然而勝在氣勢如虹，沸沸揚揚。就不明白白中國人愛崇洋，不出過洋，去過巴黎、米蘭或紐約騷一騷，讓中國媒體大做文章總覺得不成器。去過回來，迫不及待報告各人：「第一個中國人，在這裡，在那裡……曾到此一騷。」

天看來，那些舞步會令人聯想到「紅衛兵」活動的動作。應該說，這個舞劇「樣板戲」的氣味仍濃。但既然作為一個時代的藝術，保留下來，也未可厚非。不過有些經歷過「文革」苦難的人，觀看此劇，也許不是滋味。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鬥爭不僅是地主惡霸黃世仁，而是千萬萬的無辜及善良的幹部、知識分子以至廣大的工農群眾啊。

不可愛的書生

我不明白白為女觀眾都會為這些男主角顛倒，大概她們都被扮扮俊美的戲曲才子迷著，又或慣性地迷戀男主角或才子，才忘記睜開眼睛看清才子的真正品性。舉例，劇中才子穆居易全家為奸人所害，成刀下亡魂，只有他是漏網之魚。世伯穆念慈故人之後，將美麗賢慧的二女雪雁許配，而沒有將憨態醜陋的大女雪雁嫁之。易表示沒有聘禮，浦攬他家資，分文不取之餘，更包辦婚嫁所有費用，並且邀請他回府居住。易不費一分力即財兩得，興奮得立即下跪喊叫岳父大人。豈料雁到訪易室，他誤以為浦欲以醜女妻之，立不辭而別。當他欲投奔的軍營途中，遇有一面之緣的浦友朱千歲，又立即接受宋所贈的盤川和名駒。再見浦時，他以「不獲功名誓不成家」的安語悔婚。到了獲取功名，再無藉口推搪時，又責怪媒人多事。最後人和好妻子。

從時裝周說起

數十年前，我們拿回鄉證北上，國籍寫中國，未回歸前祖國早已認同我們是中國人。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香港設計師已不斷在巴黎、米蘭、紐約、倫敦或東京重要時裝展展出，成績不俗，那麼西元二〇〇〇年後才在各地登場的內地設計師何以叫：「首個中國人」？倫敦著名設計學院聖馬丁亦於，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不少香港設計師畢業於此，為數不少完成碩士課程。數年前內地媒體追捧某上海設計師，稱其謂：「首名中國人拿取聖馬丁學院碩士榮譽……」。首先，一所學校不是黃金順風車或白金升降機，一個人的能力與作為，到底還是成就他的主因。每年那多名校畢業生不見得就此乘風破浪名成利就。再說，在中國人拿聖馬丁碩士者中，香港的不計二〇〇〇年前或後都有頗長一列名單！

蝶影

有人將中國戲曲小生分成數類，最受歡迎的竟是被評為「繡花枕頭」的無用書生。他們都是長得俊俏的書生，徒有滿腹經綸，卻沒有謀生技能或抵抗敵對勢力的本事，往往令女主角受盡折磨。喜劇的書生最後都能「折蟾宮桂來伴玉瓶花」，如李益；悲劇的則以梁山伯為代表人物。唸大學時電影教授最喜歡這樣形容悲劇書生：「有事沒事就嘔吐吐血。」

此山中

時裝周而復始，每年兩次或三、四次世界各大時裝都會的女裝時裝周在米蘭、巴黎男裝展後推出。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漸次將亞太區首個時裝周發源地的光環拋棄，已無大作為；反而當年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一手促成的北京中國時裝周卻愈來愈興旺。論成熟程度，某程度上跟日本其時甚至今天的香港還有一點距離，然而勝在氣勢如虹，沸沸揚揚。就不明白白中國人愛崇洋，不出過洋，去過巴黎、米蘭或紐約騷一騷，讓中國媒體大做文章總覺得不成器。去過回來，迫不及待報告各人：「第一個中國人，在這裡，在那裡……曾到此一騷。」

生活語錄

吳康民

大約是四十年前，不知道是先看了《白毛女》的電影，還是芭蕾舞劇。當年都看得熱淚盈眶，感動不已。日前再看上海芭蕾舞團來港演出的《白毛女》，仍然甚受感動。我們這些經歷過民族苦難的老人，對於《白毛女》的故事，當然耳熟能詳。現在的青年人，對於舊社會農民的悲劇，可能所知甚少，產生共鳴的情感，就不易油然而生了。